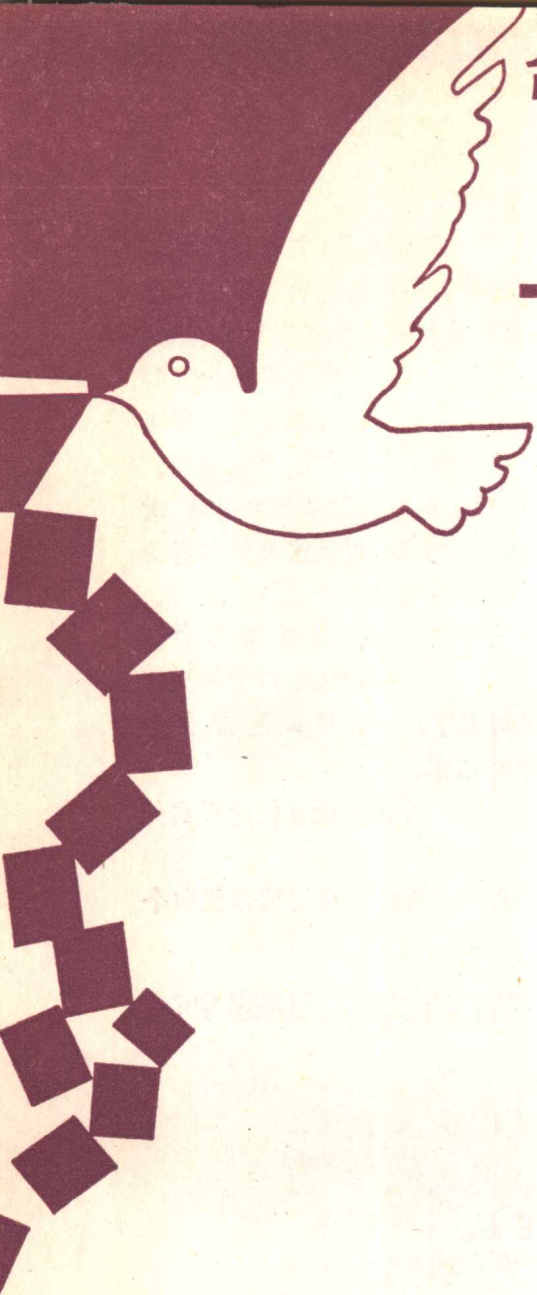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
报刊资料专辑



文学 作品 选编

第 6 辑

1987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文学作品选编 (6)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闻述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7印张 179千字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013-0184-0/I·6

(书号 10201·118) 定价 1.90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陶 俑	许台英	一
私家侦探大破黑手党		一九
一位警察的故事	张秀民	二五
一家人	钟春兰	二八
被遗忘的抽屉	高 风译	三八
一个捕快的故事	薛兴国	四二
故梦——长干行	林佩芬	五〇
流 寓	司马中原	五六
冷 眼	杨 照	六〇
老师，不要哭	刘裘蒂	六四
萍 踪（上、下）	陈少华	六八
田园老人	游文人	一〇三
黄色的皮鞋	林淑娟	一〇五
雨 水	蔡明裕	一〇八
这个女人	刘 墉	七〇
失儿记	曾永莉	七五
油纸伞	珮 琼	八一
父 亲	年腊梅	八六
泪	白 浪	九〇
爸爸带你回朝兴村	萧 萧	九四
雨中的君士坦丁（上、下）	岑 羊 陈苍多译	九五

陶俑

◎許台英 圖／林順雄

寧如跟醒竹是C大建築系的同班同學，
若說女兒是朵嬌艷的玫瑰，
爲她的貞潔，
我費心拔草除蟲，
最後卻讓醒竹這隻饞貓撿到便宜……



——情慾已病重，且繫在垂死的這一具皮囊……

葉慈·「航向拜占庭」

一、

「這丫頭，我就知道她拿學陶當作幌子！她以為我老了，什麼都能瞞得過我？還早著呢……」匆匆趕到楊嘉亞的陶藝教室撲了個空，真叫我又急又氣。找不到她，這樣滿街瞎逛，有什麼用？……女大不中留，人活著，要這群像耗子似的兒孫，到底有什麼用？沒有一個肯聽我的話！

「叭」一聲貨櫃車逼人的大喇叭，差點把我嚇成心臟麻痺。這幾年特別怕吵、特別討厭一波波的趕路人潮——亂糟糟的世界，誰也不把我放在眼裡。

我的車停在那兒？糟糕，怎麼一點都想不起來？最近老是忘記別人名字、忘記存摺擺那兒、忘東忘西……有些該忘的痛苦記憶，為什麼偏又忘不掉呢？天熱心急，大街小巷找車找得我一身是汗。

K城高聳的摩天大樓，一棟貼一棟擠成一座大迷宮，簡直害我轉昏了頭！難道是違規停車被吊走了？那也該留個記號啊！路上全是下班往家趕的苦瓜臉。我認識的、友善的臉，十有八九都入了土。如今走到那兒都是冷冷的陌生面孔。

「哈，在這兒哪！」一眼瞧見我的賓士二八〇，又看見銀色的商標還在，我才鬆口大氣。

路過公園，寂寂佇立在木棉樹下。眾香齊放的金黃花瓣，盛開得那麼亮麗，多像我最近愛的女兒寧如——不對，像她沒嫁給醒竹的時候！我伸手摸摸長滿瘤刺的樹幹，那股惹人厭的猙獰，大概像我這個老怪物吧？

彎腰拾起一朵凋謝的木棉花，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聯想到寧如的憂鬱症，一個可怕的念頭迅速閃過腦際：

「她，會不會跑去自殺？」扔掉殘花，我加快腳步找到公用電話，右手邊抖擻號碼回家查問：寧如回去沒有？是她姐姐小蠻接的：「爸，您別操心，寧如打過電話，

說她人不舒服，改到美容院做全身指壓，很快就回來！噢……還有，漢舟哇，跟國宅處的設計科長話沒談攏。爸，你們老交情，快替漢舟疏通疏通……別忘囉！拜。」

打到國宅處，吳科長說他晚上有應酬，改天再談！小蠻跟我一樣精明、貪婪、自負，像我像得怪討厭的！可憐的寧如卻跟她母親一樣懦弱，實在不該讓她嫁給倔強的醒竹。當初為打散他們的戀情，曾把寧如押送到美國的親戚家，醒竹居然鏗而不捨地追了去！唉，冤孽……大女婿漢舟靠我資助開了K城數一數二的建設公司。他把事業弄得蒸蒸日上，最主要的，人家懂得人情事故，不像醒竹那渾小子莽莽撞撞、眼睛長在頭頂上！

不知不覺見到寧如唸過的XX國中，看見許多家長騎著摩托車來接孩子，使我想起她要參加高中聯考的前一個月，為杜絕她在半路跟男生約會，每天都是我親自接她、幫她扛書包、提便當盒。十五分鐘路程，開車沒地方停，只好徒步來回。那年夏天的梅雨可真煩人，每天浸

溼我一條西裝褲！為什麼不穿短運動褲？赫，我可不要女兒同學笑她有個邋裡邋遢的醜爸爸。誰知道她以後會嫁個每天穿牛仔褲破襯衫的丈夫？醒竹就連進出觀光飯店，也是那身乞丐裝，真是丟盡我們余家的臉！

校園的大片草坪真綠，自動灑水機正在滋滋地噴水。走沒幾步，就能看見操場的單槓雙槓和其他運動器材。寧如兩、三歲跟我一塊兒等公車時，總拿我粗壯結實的手臂當作單槓，要我往前伸直，讓她吊著盪來盪去的玩兒——那種咯咯傻笑的嬌憨模樣，真像個美麗的小天使。可惜，歡樂時光不但短暫而且一去永不回頭……

寧如跟醒竹是C大建築系的同班同學。若說女兒是朵嬌豔的玫瑰，為她的貞潔，我費心拔草除蟲，最後卻讓醒竹這隻饕餮撿到便宜。他非但不知感激反而……恐嚇說要殺我女兒……他，簡直就是個畜牲！不能生氣，一氣高血壓就會惡化。醫生要我務必控制自己的壞脾氣，才不會因為腦溢血死掉！我還不能

死，我的巨額遺產怎麼分配雖然已經立了遺囑，放在陳律師那兒，我卻又在盤算要怎麼改才能「修理」醒竹而且「不傷」我的筆如？！

烏雲滿天，樹葉被風吹得颯颯作響，快下雨了。

把車開回自家巷口，下了車，覺得口渴，索性先到附近小店喝杯果汁再說。從這兒正好可以望見我跟小蠻他們合住的十層大樓，高懸一塊醒目的招牌——漢舟建設公司——跟它隔條馬路的斜對面，另有一塊不堪一比的小招牌：

「紀醒竹建築師事務所」

醒竹的事務所只有兩層，一樓辦公，二樓住家，是跟漢舟租的。醒竹的生意清淡，寧如便在姐姐、姐夫這兒幫忙，月薪四萬，加班一小時五百。姐妹倆從小就愛比來比去，寧如這麼賣力的工作，加班，目的就想趁早買下租的房子。這是K城的黃金地段，自己人，漢舟要價八佰萬已經算很公道。我幫他們買？門兒都沒有！原來有位家境富裕的護醫生，姓趙，追她追得很苦，她不聽我勸，非要嫁給醒竹——哼，

這種恃才傲物的窮光蛋，哪能一下白白給他那麼多甜頭？

沒見過三十出頭的男仔這麼任性，跟寧如冷戰半個月，一氣就把公司的鐵門深鎖，掛出「暫停營業」的牌子。醒竹有稜有角又愛抬槓的個性，使他的生意始終好不起來，再加上經常跟我衝突，他老早就想結束K城的業務，到台北一家響叮噠的大公司上班。寧如有點神經質，受不了台北的工作壓力和人際的疏離，堅持不肯搬去。兩個人才剛剛過完「紙婚」紀念日，每天就吵吵鬧鬧甚至上演雞公雞。我一直到今天下午才聽小蠻說起：

「醒竹為了滿足他對室內設計的創意，居然在我們租給他的屋裡胡釘亂搞！寧如不許他弄，他非但不聽反而與師問罪，盤問寧如切除了宮以後，為什麼要讓舊情人趙醫生去看她？」

「哦？」我心底暗叫不妙：「台灣可真小啊！趙醫師也在那家醫院婦產科上班？我怎麼沒碰見過？」小蠻有些尷尬地為妹妹伸冤：「我們是請婦產科主治醫師為寧如動

的刀，趙醫師根本沒進手術房——人家婚都結了，自己會避這個嫌，還用他操心？」

「後來呢？」我問。

「後來……哎呀，夫妻還不就是彼此的創子手。」小蠻憤慨而又略顯鄙夷地說：「兩人翻出所有的舊帳，一直鬧到半夜，醒竹居然拿刀說要砍死寧如……寧如嚇得跑下樓撥電話跟我求救……」

乍聽之下，我真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於是這才十萬火急跑到陶藝教室去找寧如。若非她現在虛弱得不堪一擊，得靠指壓為她放鬆筋骨的話，我早就把她從美容院叫回來問個究竟。太擔心她，再撥一通電話，小蠻說她還在美容院——男人若要變心，女人再怎麼美容，也都於事無補——這話，我怎麼忍心告訴她？

所以呀，難怪她要搬到姐姐家住著不走。從小嬌生慣養，誰會給她這種粗暴下流的威脅？僵了半個月，醒竹恨她不肯回自己家，又逢他住基隆的父親染上尿毒症，乾脆就歇業躲回基隆老家。他臨走我還好心問他：

「洗腎開銷很大，你說吧，要多少，從我這兒先拿。」

你猜他怎麼說？——不用你管。

真他媽的狗咬呂洞賓。幸虧他今天不在，否則……殺妻？呸！看我不先斃了他！想到這一層，竟有些不寒而慄：老天，可別讓我一時衝動犯下懊悔一輩子的滔天大罪！

看看腕錶的日曆，想起今晚漢舟有個飯局，小蠻也好像說要陪寧如去看場電影解解悶兒，片名叫什麼什麼……哦，「遠離非洲」！回家又剩我一個人吃一桌菜，孤魂野鬼似的煩惱怎麼殺時間。人老了，獨守一幢空洞的大廈，心裡真比蹲在火上炙烤還要難以忍受。沒有伴侶的老嫗夫，生命變得那麼脆弱啊！

我不想回家，我要再開一段路，到海邊透透氣。

從小店出來，四周已是灰茫茫一片模糊。浙瀝的小雨打溼了路面，啊，落雨的黃昏格外使人抑鬱寡歡，解不透人世的無常之謎。兩副單調地左擺右擺，像在嘲笑我對女兒的忽愛忽恨。經過水府路，想去看一位周姓老友，猶豫片刻還是算了！

這時候去，一定會跟他傾吐滿腹牢騷——家醜不可外揚，何必白白落人笑柄？

老周曾經三結三離，如今年過潦倒，女人統統棄他而去。獨自租間小閣樓，每晚敲著大門睡覺，生怕那天死在裡頭屍體發了臭都沒人知道。嘿，我才不像他那麼傻呢！那些騷娘兒們對我這種大亨慇懃獻媚，絕不是真心愛我而是另有用心——騙我錢倒貼小白臉——我何苦？何苦添上為錢而被女人愚弄的恐懼？我當然也怕男人跟我開口借錢，所以幾乎沒有朋友。跟其他富翁人比，人也會氣死人。

下了車，我脫掉皮鞋，捲起褲腿，踩著軟軟的沙灘往海邊走。兩點敲打聲面，發出清脆的聲音。什麼海風、岩石、波濤之類的詩情畫意，我從不稀罕，只有醒竹那種自命為藝術家的酸腐之輩，才會一來就瘋瘋癲癲地陶醉半天。

這片汪洋，埋了我最深的創痛——我太太月桑在……在寧如三歲那年某個冬夜，懷著強烈的恨意在這兒跳海自殺……月桑，妳的陰魂若

要索債，儘管找我，可千萬別讓妳的寧如……

兩列古銅色皮膚的莊稼漢和蒙面婦女為了賺點外快，正在海邊賣力地「牽苦」。看他們打著赤腳，扯住漁網連繩使勁往岸上拉的模樣，就知道一定很花力氣。雨漸漸停了。圍觀的閒人像在看馬戲團表演。我常來，知道牽一趟要一個多小時，便坐在離他們約五十公尺的沙灘上，整理那些憂迴心底的凌亂思緒……

寧如體質太弱，頭胎流產之後才發現子宮長瘤，非切除不可。可能是月桑的遺傳吧，手術前後，她的精神幾乎瀕臨崩潰的邊緣。誰曉得醒竹會在她開完刀還不滿一個月的時候，提出要去台北的要求？我罵他是在打落水狗，他搶白道：「正好有缺嘛，那能怪我？」

往遠處想，醒竹是獨子，他們紀家若嫌寧如無法生育（目前就連試管嬰兒也要依靠母體的子宮），與其等到醒竹在外弄個私生子（這三個字像根燒紅的鐵鉗朝我心口猛燙一下）氣壞寧如，倒不如趁早了斷。長痛不如短痛！

看熱鬧的人潮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一定是漁網上了岸。我趨前一看：天哪，只撈到一小撮銀色魚苗，那夠分呢？疲憊的漁人全癱癱坐在地上，失望地長吁短嘆。

他回什麼？拖回一網痛苦的啞謎：人受苦時，老大，妳在那裡？我余祿存的人生之網，究竟破了多大的洞，才會跟他們一樣，到頭來一無所獲？漁民的窮困和陰霾的臉色，反映出我心頭的巨石：我怕受窮，怕子女因為我沒有錢而給我臉色看；我拚命賺錢存錢，為的就是別讓自己成為子孫的累贅而且能夠贏得尊敬——為什麼？為什麼醒竹偏偏視我的財富為糞土？

他嫌我一身銅臭，嫌我市儈，呸！他該多來看看牽苦落空的悲哀才知道賺錢不容易，豈敢怠慢寧如這樣的富家女？越想越氣，索性拾起一枚貝殼「咻……」地擲到大老遠，一不小心踩到一堆黑色破漁網——「我，我余祿存一輩子辛辛苦苦拉網、補網、撒網，最後到底抓回什麼？」

「爸爸，請小妹上菜吧，為了醒竹，我們已經餓了一個鐘頭，還不夠哇？」裝扮新潮的小蠻囁著嘴在抱怨。漢舟一旁使眼色制止她煽火。都是寧如的饒主意，哀求我「以德報怨」擺桌酒菜歡迎醒竹從基隆回來，結果這渾球不但爽約，連個電話也不打！

「小妹，上菜，不等了！」我一聲令下，病弱的寧如竟然把頭一低——又哭？唉，真是一場難逃的劫數嗎？

「爸爸，」寧如顫抖著微弱的聲音，蚊子叫似的：「您別生氣嘛，一定是高速公路堵車……」

「妳還幫他護短！」我顫巍巍地離座踱步（盼他來的心意越切，我的憤恨就越深）：「他算老幾？他忙，他是青年才俊，我是個奄奄一息的老廢物，該我等他，他還拿瞞？！可惡，敬酒不吃吃罰酒，看我怎麼制他……」

「誰說您是老廢物？」漢舟眼明手快，連忙帶領大家跟我敬酒，頻頻佈菜：「您說過，人退休了，就

跟學校放暑假一樣愜意；來，乾兩杯，好好享受人生假期！那小子沒見過世面，甯理他！」

「什麼叫『那小子』？」寧如杏眼圓瞪的質問口氣充滿火藥味。

怒火中燒再加上飯店的冷氣太強，我忽然覺得耳鳴、悸動、心臟有壓迫感，趕緊掏出「抗高血壓劑」，吞完之後再做深呼吸，幫助血壓降低：「漢舟，叫小妹把這間的冷氣弄小一點，我受不了！」

「爸爸，叫您不要生氣，您看吧……」小蠻嘟囔著。

「氣死活該！」心裡又怕死又覺得活膩了的矛盾，使我禁不住仰天咆哮：「你們統統都在盼我早死！我快點死，你們好瓜分我的遺產哪！」我的表情一定很可怕，他們都嚇得噤若寒蟬不敢吭聲。因為觸到避諱的話題，眾人都尷尬地沉寂下來，只剩嗡嗡的冷氣聲伴著我急促地喘息聲……

機伶的漢舟趕緊另找話題：「爸，建築師公會打算跟立法院陳情的事，您聽說沒？」

「什麼事？」我狠狠咬一大口北

平烤鴨。

「台灣省住都局承攬太多公有建築物的設計，公會要抗議駁斷，您看呢？」漢舟最討我歡心的長處就是凡事先徵求我的意見，言語之間處處遷就我、附和我。我常想，醒竹既然令我寒心，乾脆就把預定給他的遺產撥給漢舟！在他敬重目光的凝視下，我豪爽地拍拍胸脯：「當然應該開放公平競爭！你們陳情缺經費，要多少，我認捐！」

「謝謝爸爸！」他把一杯白蘭地一仰而盡。

如此東拉西扯，氣氛便緩和多了。我們的家族聚會為了常換口味，每星期天吃過K城高級餐廳。費用嘛，講好由我跟女兒女婿五個人輪流作東，今天該到漢舟，結帳時，我幫他付了，他朝我畢恭畢敬地鞠躬賠笑。我又花錢買到一次小小的快樂。人老了，第一想圖溫飽，第二就圖順心——醒竹那個陰陽怪氣的混蛋，從來不肯順我的心。

回到自己豪華空蕩的大臥房，翻來覆去都睡不著，只好爬起來求助於電視幫忙殺時間。歌舞女郎的酥

胸豐臀雖有看頭，而那新潮強烈的索命節拍卻令我頭疼欲裂。中間有齣短劇，是個鬧劇演員扮成牙齒掉光的無聊老頭，坐在公園拚命回想年輕時候跟女人做愛多麼痛快、多麼陶醉，逗得現場觀眾笑得好邪門！「簡直就在侮辱老年人嘛！」我氣得「叭」一聲關掉電視。

老了，日子可真難捱。一場亂糟糟的人生，哪天才能解脫？走到窗邊，視線無可避免地又被「紀醒竹建築師事務所」招牌刺出椎心的疼痛。四周霓虹閃爍，只有那屋子黑漆漆的像座孤墳。想當初，要他來K城開業，是我批准他們婚事的唯一條件。我閉上眼都能看見他那一樓的隔間、壁紙、工程設計、吊燈、盆景……全是我挖空心思幫他們張羅添購的（醒竹也因此跟我嘔了許多氣），難道說，真會發生人去樓空的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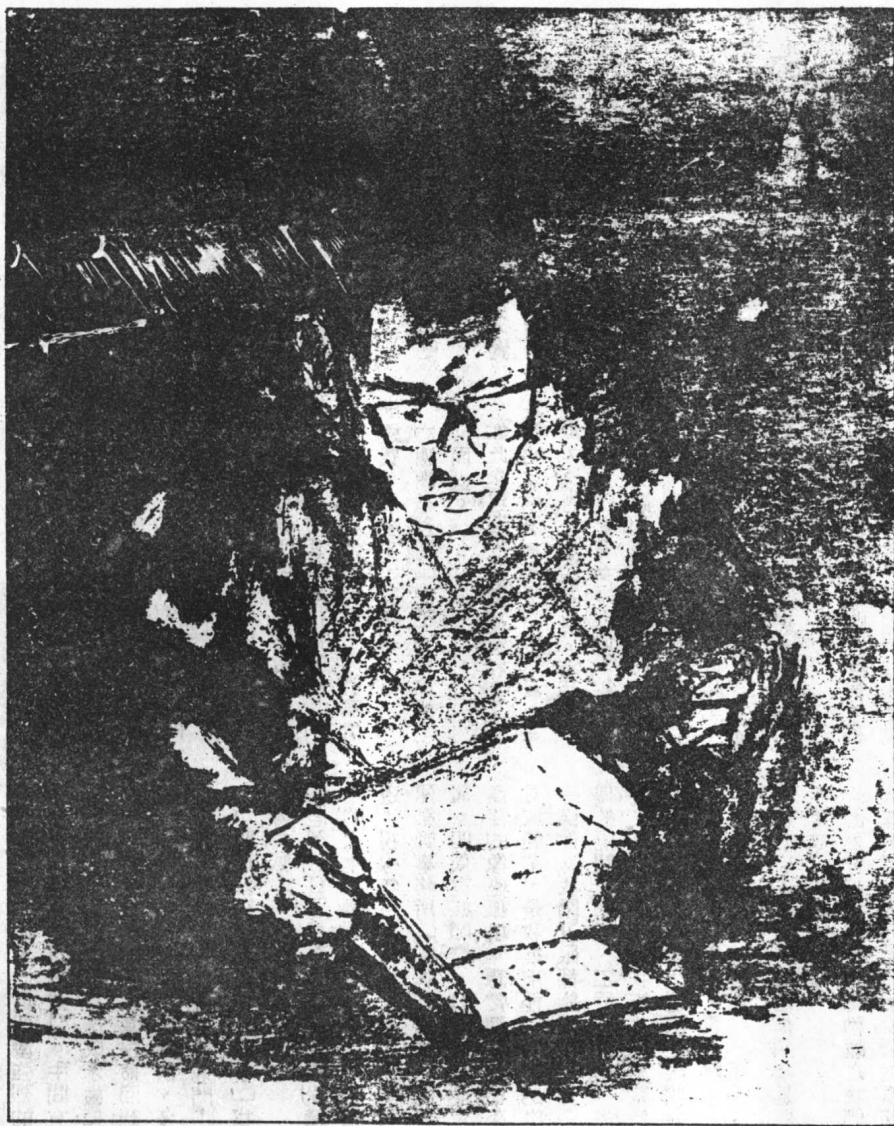
很想過去看看。找出備用鑰匙跟手電筒，便悄悄下樓。

因為升起鐵門勢必驚動睡在我們大樓的寧如，我便蹣手蹣腳從事務所的邊門進去。不便開燈，我拿手

電筒逐一照射眼前的各式裝潢：酒櫃沒什麼酒，擺的全是醒竹、寧如親手製作的陶器——大鉢、花瓶、水壺、陶俑……還有醒竹參加義大利華恩札陶藝展的人選證書等等。越看越傷感，「冰凍局」的老毛病又犯了！手臂痠痛無力、肩膀僵硬難受。沒帶鎮痛劑，想用熱敷止痛，便吃力地爬上他們二樓住家，房門沒鎖，我便進去開瓦斯燒水。

等水開的空檔，我又瞥見那張寧如過歲被月桑抱在懷裡的照片，使我眼眶一熱淚水便潸潸而下。月桑，為了你的冤死，我更要好好保護我們的寧如……一轉身，發現一本厚厚的日記攤在桌上，被兩本雜誌壓著。我當然知道偷看別人日記很不道德，可是，禁不住好奇心的驅使，我還是就著手電筒的光，端端不安地翻了幾頁。扉頁裡龍飛鳳舞寫著「紀醒竹」三個大字。其中一頁的內容，使我屏住呼吸直往下讀：

「……愛自由者能愛別人，愛權力者只愛他自己。余祿存這個專制跋扈的老頑固，凡事只想維護他自



己的尊嚴，從來不顧別人也有自尊。……多少次都為不肯聽他指揮才跟爭如吵得天翻地覆，真想離開這鬼地方。泰戈爾說：『感謝上帝，我不是一個權力的輪子，而是被壓在這輪下的活人之一。』——我沒他那麼高段，感謝上帝？赫……我日夜渴望把那紙老虎的輪子扎破！他以為每個人都像他一樣唯利是圖？以為人心都能被錢收買？呸！我要尋找現代中國建築的風格，我要把理想賣給售屋業主。余祿存老要我修改設計圖，要我把商業雜質摻入成品，我為什麼要妥協？我紀醒竹只求創新、絕不抄襲，我要留名建築史……我討厭縮在K城看他臉色、搖尾乞憐……」

閨上日記，我以為我會像電視劇的主角，氣得暈倒在地——沒有。一種近乎麻木的空白，使我關掉手電筒獨自坐在全黑的屋裡，腦門發糊。這裡有一張床，使我記起爭如出嫁前後，我經常夢見一間黑屋的牆壁裂開、裂開……我……怎麼也補不好……

推開窗戶想透透氣，夜風和喧鬧的車聲「轟」地灌進屋裡。滿街跑著被霓虹幻影追逐不休的四輪怪獸……

「碰碰、碰碰……」水燒開了，壺蓋像我虛有其表的蒼白生命，被蒸汽推得一上一下奮力抵抗。拿毛巾臉盆做完幾遍熱敷之後，我才悵然離去。懊悔跑來，已經太遲。

第二天聽說醒竹回來，我立刻撥電話叫他過來：「怎麼，大家等你吃飯，你又黏在牌桌下不來啦？」他垮下臉，驚駭不馴地反問我：「我寄給第如的信，你為什麼攔下來不讓她看，還那麼殘忍的退給我？我們是合法夫妻，居然不讓見面、不讓通電話也不能通信，這算那門子家規？你別忘了，她不僅是你女兒，更是我的太太！」

劈頭一記重重的耳光，把他左臉打出五條紅腫的手印。我氣得咬牙切齒：「是你太太？是你太太你就可以拿刀殺她？啊？我辛辛苦苦供她唸完大學，就該雙手捧給你殺？」他很詫異這件醜聞已經傳進我耳朵，原來的挑釁表情逐漸溫和下來。

我怒聲斥道：「講好的聚餐，你憑什麼黃牛？」

「我母親接到你退的信，暴跳如雷，不准我來……」

「她要怎麼樣？離婚？叫她出面來辦啊！」我技巧地斜視著醒竹的反應，發現他冷笑的眼光裡閃出可怕的惡毒：「我們紀家是在考慮。窮小子娶富家女，哈，多俗多爛的小說情節，居然發生在我身上？」

「有錢就該下地獄嗎？一開始我就要爭如提防你窮酸的低卑感作祟，一點沒錯！你看不起我的貪婪庸俗，我更看不起你的虛榮心——哼，想留名建築史……你求名我求利，犯不著五十步笑百步！」

他又點巧地頂撞我：「爭名要爭萬世名、圖利要圖天下利——你的自私自利，哪一點是為別人著想？」

「我自私？我對你還不夠好？上回你這個王八蛋賭博輸掉三十萬，不是我替你還的？」我幾乎喊破喉嚨。

「你就會拿這件事邀功。提一遍要我謝一遍恩，有完沒完？」他爛爛有神的眸子像利刃般直刺過來：

「等我手頭方便，我會還你的！」
「我絕不指望你還錢，我只要你真心愛我女兒！」

「不愛她？不愛她我會氣得躲回基隆？我是個有正常情慾的年輕男人，要我對太太保持『可望而不可即』的距離，我寧可避開……再說，你把她藏在姐夫家，讓鄰居講閒話，害我們成見更深，也算愛她？」

「鄰居……講什麼閒話？」我氣得血脈賁張，努力控制聲音的顫抖。
「別忘了，爭如是女的，姐夫是男的！」語意充滿了妬恨。

「你，根本不相信自己太太？不相信由我一手調教長大的名門閨秀？你……好，姓紀的，你休想得到我一文錢遺產！你滾……」隨著一陣激烈的嘔吐，我覺得舌頭發硬、想吐，然後就不省人事了……

經過急救和調養，我的腦充血才算穩住。沒事我就躺在病床盤算：天若假我以年，我該把握時間把自己的大筆遺產花個精光，害他們付不出喪葬費，才能消我心頭之恨！不，我不該心懷憎恨而去……老天，改變我吧！……一輩子省吃儉用，

那能一下就學會浪費？就算有心要花，情慾已病重，衰老的身體也不聽使喚啊！

能夠下床走動以後，為了充分發揮我的剩餘價值，我比以前更加積極參與兩個女婿的公司業務。女婿發達，女兒才能當一輩子闊少奶奶！有句話說：「青年人想改造世界，老年人想改造青年。」一點不假！漢舟建設公司的二十幾名職員，最近連續走掉七、八位。為什麼？有一次我在廁所上大號，聽過職員的抱怨：「那個老頑固簡直有點神經錯亂，動不動就愛發號施令，鬼才聽他的！依我看哪，他這兩個女婿遲早要對他謀財害命，那才大快人心哩！」

你聽聽，不是我得了老年癡呆的妄想症吧？職員偷懶、不顧公司盈虧，我管管他們，就在背後咒我，我才不在乎！大家越是不滿，我越要大顯威風！

顯威風？哈，最跟我唱反調的死對頭就是紀醒竹。人家漢舟好不容易攬到一個佔地數千坪的大工程，業主不知從那兒聽到醒竹的名氣，

指定要他設計。你瞧他那股張狂勁兒：「這回我要創造一種深奧而又帶點野性的突出造型。我要表現中國園林建築的層次美。姐夫，你看，我在大慶朝東的壁面設計了裝飾浮雕，很出色吧？」

漢舟一向不大跟他正面衝突。我在一旁想：狗屁！

果然如我所料，業主對醒竹的期望落空，人家覺得雕塑費用太高，加進工程費裡太不划算而且浪費空間，要他修改設計，他那裡肯？

「出色的建築就是雕塑，好的雕塑才能改善我們狹促、雜亂的生活空間，你懂不懂……」醒竹囉裡囉嗦想說服業主，商人那管他的理想主義？好好一大筆生意，又被他搞砸了！這還不夠，他還跟爭如挪用一筆私房錢，要開什麼「觀光窯廠」：「想要表現現代中國的建築風格，就要多用中國傳統的建築材料，紅瓦磚牆多美……我們有責任保存龜窯！」

在這種百業蕭條的時候，白癡才會投資一年只能燒出四窯的虧本生意：「醒竹，你瘋啦？你有創造慾，

爭如就陪著你捏陶燒陶，還不夠嗎？窯裡一次要堆十萬塊瓦片，一歪就倒窯，你難道存心要把鈔票丟進火坑？換成漢舟，人家才不幹這種頭腦的事！」

醒竹嘴一咧，憤憤不平地抗議：

「我討厭你拿我跟漢舟比！」他的言外之意是：你疼漢舟，乾脆把兩個女兒都嫁給他！漢舟有點尷尬，低頭一面看報一面冷冷地吐出一句：

「我算老幾？十萬美金的『普拉茲克建築獎』已經先後頒給美國、墨西哥跟西德的建築師，中國偉大的紀醒竹當然指日可待！」

醒竹想回嘴，看我臉色陰沉，只好極力克制。爭如眉頭深鎖地枯坐一旁，什麼話也不講。她懂我脾氣，她若當眾幫他頂撞我，事情會越弄越糟。空氣很僵很窘，電話鈴響得正是時候——教他們陶藝的楊易亞在那頭說：

「醒竹回來啦？怎麼不催他到我這兒來呢？陶藝聯展帖子發了，場地訂金也付了，他跟爭如參展的傑作還沒完工呢！我在家等，叫他們小倆口馬上過來！」

易亞去年才收爭如當乾女兒，她找他們，不單為陶藝展，也為要勸解這對小冤家。可是，我怕他凶性大發，實在不放心爭如單獨跟他出門；爭如自己也說，對他愛恨交加，最近只想避著他，尋求我的庇護。我便告訴醒竹：

「為了陶藝展的事，乾媽要你去一趟！」

「爭如一塊兒去？」醒竹的口吻帶著驚喜與期盼。見我搖頭，他像一跤跌入深淵似的，垂頭喪氣正準備走，又被我喚住：「你該換件衣服再去！」他先學我剛剛「搖頭」的模樣報復我，然後才大搖大擺地走掉。我瞪住他英俊的背影怒不可遏：三十出頭的男人，每天穿件花格襯衫、半舊牛仔褲到處亂晃，跟乞丐有什麼兩樣？看他被電梯吞沒之後，我忽然明白：這個強悍的情敵最令我憎惡的竟是他的青春和帥氣！在我這個惹人厭的老怪物眼中，他的「神采煥發」正代表我生命中去不返的青春，啊，多令我妒忌啊！這個傲慢驕張的家伙，讓他在我們余家人財兩得，未免太便宜他！

三、

易亞的郊區別墅有三層樓，陶藝教室設在二樓，裡頭擺個大型燒陶用的電窯跟幻燈機。一樓是客、餐廳。女傭吳嫂開門以後，我說有事要跟易亞先談，叫爭如在一樓看看「故宮文物月刊」，等我叫她再上去。對我百依百順的乖女兒擠出一抹酸楚的笑容，哀求道：「爸：醒竹已經不是三歲小孩，你在乾媽面前別太叫他下不了台！」

「嗯，」我擔心她對他情越深越是自討苦吃，不值得！

二樓的雕花木門沒有關嚴，醒竹激動憤慨的嗓音從一線細細的門縫直往外竄：「……輪流作東吃大館子，我可應酬不起！有那些錢不如外出旅行、聽音樂會，總比每次都耍虐待耳朵聽他重複講些老掉牙的葷笑話要強！」

我在門外把身子貼在牆上，側耳傾聽。易亞一面在調她胡琴的音，一面柔聲勸道：「人老了總難免嘮叨些，牢騷一發就不能自止……晚

輩嘛，隱忍些，裝模作樣也算是略盡孝道！」

「我覺得事如根本就是愚孝，也因此加倍擴張她父親的侵略性，凡事都要干涉我、統治我！」醒竹越說越放肆：「上回我跟爭如去聽黃安源的胡琴演奏，他硬是罵我們太浪費，說是聽聽錄音帶不就行了？唉，價值觀不同，許多無謂的摩擦實在煩人！所以我才堅持要離開，就不懂爭如為什麼不肯？」

「爭如剛剛切除了子宮，對女人是一種很大的打擊，尤其她又年輕，沒生過孩子。她的創傷未癒你就提要來個大變動，她會懷疑你也許嫌她不會生、想離開她……我一再跟她講，夫妻兒女正像琵琶的許多絃線雖然是分開的，卻在同一樂曲下產生顫動；子女數就像琴絃，二胡有二胡的音色，三弦有三弦的彈法——難道沒有絃的笙、笛就吹不出美妙的音樂？我不信。爭如說不是她在意，是公婆很在意？」

半天聽不見醒竹的回答。當然，這件事，使他夾在父母妻子之間變成豬八戒照鏡子，兩邊不是人。

葛亞又說：「她躲回父親的翅膀底下，可能是想求證愛情的堅硬度……醒竹，你是藝術家，應該比一般遲鈍的男人要敏銳些，好像也不見得……」

「我要她搬台北，就是希望我們的婚姻幸福。」他著急的大聲嚷道：「再說，台北這個好機會，最多只能等我三個月……假如爭如態度溫和、肯擺低姿態求我，我也許會考慮為她犧牲，留在K城……」哈，我真恨不得給他兩拳！

撥弄胡琴的樂音裡，夾雜著葛亞的嘆息：「婚姻就是一種妥協的藝術。爭如說她求過你好幾次，你不答應。她既沒勇氣離開親人的保護又不願意強迫你留下，怕你錯失這個機會，以後K城的業務又不景氣，你會怪她！肯不肯留K城，要你自己心甘情願……」

「倒楣碰到這種岳父，誰會心甘情願一輩子受他控制？」

我的胸部發緊，牽出陣陣痛苦的抽搐，「不能倒！聽下去……」我咬咬牙，努力克制急欲爆發的怒火，又聽見葛亞如慈母般的聲音問道：

「聽說……你情緒不好就去賭博？那玩意兒像鴉片，一沾上就會越陷越深，難怪爭如要生氣！」

醒竹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安靜了一會兒，接著傳出一陣規律的機械聲；這兒我常來，可以想像那是醒竹在製作（為掩飾理虧？）泥坯、踩動旋轉轉輪的響聲。他那支支吾吾的低沉音調使我聽得非常吃力：「……好賭的人在現實生活裡，多半都是輸家……我最恨我父親從小就要我『什麼都聽他的』……」醒竹的聲音被漸大的轉輪聲所遮蓋，幾乎聽不見；等他不踩了，聲音才又清晰可聞：「……父母感情不好。媽媽總是包庇我，拉我站在同一陣線對抗爸爸……他？呃，當然，他就更暴躁更專制，經常打擊我的自尊。大概因為這樣，我才老愛反抗權威……賭，可以滿足壓倒敵人的優越幻象……我當然想戒，可是受不了被壓迫的苦悶。」

「爸！」爭如突然出現在樓梯轉角，雖只一聲輕喚，卻害我差點嚇得滾下樓去，趕緊重重乾咳一聲，推門而入。爭如看我把手背在後頭

叫她，便也跟了進來。

我注意到，醒竹看我女兒的眼神混合了愛戀、怨責、悲愁跟妒火——好像她要我陪著來，這一回合，我這個情敵便小贏了一場。其實，這麼嫩的對手，贏了也沒啥光彩。我肯費心挫他的銳氣，純粹怕他脾氣不改，將來吃虧拖累我的爭如。我不懂，為什麼越為他好，他的敵意就越深？

葛亞笑咪咪地把爭如攬入懷中：「死丫頭，藝展的日期就要到了，妳好像沒這回事噢！」

「乾媽，我不是來了嘛！」爭如難得有興致撒起嬌來。

葛亞的穿著一向樸實：不燙的長髮用條橡皮筋紮在頸後，露出一張慈祥素淨的鵝蛋臉，天生的美人胚子。一條花布圍裙，繫在泛白的藍色牛仔褲褲腰上，捏完泥巴可以擦手。腳上穿雙白色球鞋。她跟醒竹的穿法一個調調，奇怪，怎麼就不礙眼了呢？

「碰！」一聲，醒竹抓起一團黏土狠狠擲在桌面，再去用力揉捏。無言的挑釁？我想發作，卻被葛亞

的眼神所勸阻。我頹然跌坐在藤椅上，瞪著眼前這張六坪大的工作枱面：特製的光滑木板上頭舖了一層帆布，捏陶的人好像都愛站著工作。學生們的半成品、工具、細藥、石膏模型……五花八門地排列在四周鋼架上。

醒竹埋頭在對付黏土：搓、拉、刮、削、刻、切、扔……他一定在想，這團聽他擺佈的黏土要是我余祿存可有多好！寧如圍條茶色圍裙坐在拉坯機上，腳在踩、手在忙。偶爾，她還彎腰拾起旁邊的溼海棉，把水滴到黏土上，保持潮溼。我不懂她在玩什麼把戲：「這是幹嘛？」

「開瓶口哇！」寧如頭也沒抬，只顧把大拇指從圓錐形頂端往下加壓，弄出凹陷的缺口。瓶坯擱在拉坯機上轉個不停，我正兩眼直愣愣地盯著它瞧，卻忽然聽見「啞啞」一聲——是醒竹，踢翻了三公斤裝的釉藥塑膠桶，他的積憤跟這灘潑滿一地的紅色釉藥一樣爆發開來：

「為什麼？她是我太太，為什麼不讓我們單獨見面？她走到哪兒，你都要陰魂不散的跟著她……我，



我可以告你妨礙自由、告她不履行同居義務……」

「醒竹！你瘋了你！」荔亞上前摀住他嘴巴，想推他出去，這條蠻牛硬是不肯。笑話，誰怕誰啊？我順手抓起一把修割黏土用的刮刀，往桌上一插：

「你想怎麼樣？」

「噯噯噯，別搞錯了，這是我家耶——」荔亞伸手把刀拔了藏起來：

「坐下，有話好好講嘛……」

看我氣得頭暈眼花講不出話，寧如知道我心臟的幫浦作用再度失調、血壓驟升，她紅著眼圈申辯道：「是我要求爸爸陪著來的。你是女婿，怎麼能用這種口氣跟岳父講話？」

「喔，我對你父親不敬？你對我母親呢？自以為大學畢業眼睛長在頭頂上，你又何曾對你婆婆盡過孝道？」

唉，「紙婚」冤家的唇槍舌劍，不聽也罷，我正打算拂袖而去，卻又聽見寧如邊哭邊叫（從小到大，沒見她這麼傷心激動過）：「怪我不孝？他們是怎麼對我的？我流產、我動手術公婆不來探病也罷，公公

居然還在電話裡罵，她生就乾脆休妻再娶……赫，虧他也說得出口！」

「妳怎麼聽見的？」不但醒竹感到意外，連我都大吃一驚。這才明白，她為什麼肝腸寸斷地避著醒竹！可憐她一直沒敢跟我提起。

「樓上有分機，那天電話一響，以為是我的……」看寧如抽動著單薄的肩膀喘喘不止，醒竹大概也覺得他父親有點過分，垂眼盯住腳尖喃喃低語：「可是，我媽對妳不錯呀！」

「不錯？」寧如忽然提高嗓門，咯咯笑得淒涼而又恐怖：「爸爸、乾媽，你們評評理！上次為他賭博賭得太兇，不聽我勸，我只好跟婆婆求救——我以為她自己吃過公公好賭的苦頭，一定會幫我勸他。哈，天曉得……」

紀家欺人太甚，我急切想知道下文，連聲催道：

「她怎麼說？她怎麼說？」

「她……她……」寧如哭得又咳又喘：「她卻護著她兒子，罵我不夠賢慧……她說我不讓男人應酬，

會妨礙他的事業。還說，醒竹沒他爸爸那樣賭得傾家蕩產，我的命已經比她好多了，還不知足……意思是說，她兒子沒變超級賭徒，就太便宜我這個媳婦！她說我該……睜個眼、閉個眼，肚皮不爭氣還不肯順著丈夫，遲早會被休掉……」

「混蛋！辦離婚！馬上辦離婚！我就不信我養的女兒這麼不值錢，非巴著你們紀家？啊？」

「爸爸，原諒女兒不孝，害您氣出病來……」寧如眼淚汪汪嘆通一聲跪倒在我跟前，求我別再發火，以免……唉，紀醒竹這個混賬東西，大概我前世欠了他的債吧？！

看見寧如的傷痛與自責，醒竹擰著臉窩，帶一臉防禦性的苦笑，顯得手足無措，葛亞扶起她乾女兒，憐惜地百般安慰。要他們離婚只是氣話，我哪捨得讓寧如栽倒在婚姻路上，一蹶不振？有點害怕再度引發劍拔弩張的僵局，我姑且忍讓、假裝在看「保淫欄」裡的粗坯。這是方便遠路的學生可以把粗坯寄放在這兒，保持潮溼，下次再接再厲。葛亞八成是為化解我的窘迫，柔聲

喚道：

「余老，麻煩你接一杓水倒進櫥底的石膏板，謝謝！」

我依她的吩咐添完水，便靜靜坐在牆角翻閱「雄獅美術」，由著葛亞對他們苦口婆心：「你們真要一南一北分兩頭住？」

「大概是吧！」醒竹無奈地聳聳肩。

「放屁！你是紀皇帝呀？什麼事都由著你？！」——可惡，我動輒咆哮的老毛病又犯了：「要我女兒就留K城，不留就把離婚手續辦完再走！誰敢保證你住台北絕不風流哇？」

醒竹的伶牙俐嘴永遠不甘示弱：「喔，只有留在K城才是余寧如的丈夫，離開K城就什麼也不是了——這算那門子感情？」

「噓……」葛亞把食指豎在唇上，阻止我再惹吼，然後款款走向唱機旁邊放了一卷古典音樂，沖淡不少火藥味。她又找出拖把清理弄髒的地面，醒竹紅著臉上前搶過來拖。葛亞嘆口氣，轉身坐在拉坯機上，忽躁忽停：

「結婚頭幾年的苦澀，就像老人茶倒掉的第一泡，熬得過，才能慢慢嚐到以後的甘醇，千萬不要輕言別離……想當年我就是太年輕太唯美，受不了柴米夫妻磨損愛情的現實生活，才會一頭鑽進陶藝的天地。對婚姻錯誤的期待和幻滅，使我對藝術格外專注，根本忽略我丈夫也是個充滿情慾的血肉之軀……」

我只聽說「婚變」給她很大的打擊，不清楚詳情。看她眼眶發紅、聲音哽咽，我低下頭不忍多看，聽她一句一句很困難的往下敘述：「大概是鬼迷心竅吧，我竟撇下他、隻身前往美國修了幾年藝術碩士。等我拿到學位回來，他已經決定要那個女人……功利社會，人與人那麼疏離、冷漠，男女感情太難承受時空遠隔的考驗。這是我的痛苦經驗，寧如、醒竹，希望你們懂得惜緣……」

「乾媽，」寧如很好奇：「妳恨不恨他們？」

「頭幾年當然會，尤其恨我自己。說不恨，那是騙人的。」葛亞臉朝窗外，背對著我們：「後來我才慢

慢相信，再偉大的事業或成就，皆難抵償天倫之憾……」

風把米色百葉窗吹得吧嗒吧嗒響。我小心翼翼地問道：「聽說……妳先生後來中了風？」

葛亞轉身過來瞪我一眼睛，眸子裡，流露出罕見的悲哀和陰鬱，她的話氣像個產後的婦人一樣疲倦：

「我們不談這個，好嗎？」

大家這才接著默默地捏陶、拉坯、上釉。只有我無所事事，又聽不懂他們談的什麼板築法、圈泥法、古典主義、抽象主義……偷空時，葛亞會關心到我這個人間廢物：

「這卷音樂是巴哈的布蘭登堡協奏曲，愛不愛聽？」

我好像「嗯」了幾聲，糊裡糊塗就在籐椅上睡著了……

被叫醒要離開時，在門口撞見傭人吳嫂端了水盆要上三樓，我好奇的問：「你們三樓做什麼用啊？我從來沒去看過。」

葛亞搶著回答：「倉庫，堆得亂七八糟！」

四、

漢舟好不容易拖到一筆澳洲的大生意，有家新開的中國餐廳委託他們設計。醒竹這個毛坑裡的石頭，明知道我是在為他拓展財路，偏又堅持他那套狗屁理想、氣勢、境界……硬是不肯迎合業主的指示，最後只好讓給漢舟公司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建築碩士去設計。

沒事兒幹，他又以父親病危當藉口，拍拍屁股回基隆去了！當然，最大原因還是爭如一時尚無法擺脫對於性生活的恐懼（醒竹不信也不懂，我更不便跟他多談這些），不肯回他那兒。害我每天站在窗口看見「紀醒竹建築師事務所」關著鐵門、暫停營業，心底的挫敗感就越來越深。

他居然任性到連「陶藝展」都不回來。展覽期間，我每天換一套昂貴的西式禮服在會場「欣然接受」親朋好友的道賀跟誇讚。香噴噴的花籃從會場門口一直擺到大街上，盛況空前。可惜，我最怕聽的就是人人都問：

「怎麼只見事如，不見你的二女

婿呢？」

沒辦法單獨見到事如，他就拚命從基隆寫信來，我就原封不動統統給他退回原址！幾番折騰下來，我又經常失眠、暈眩、心律不整，脈搏甚至增高到每分鐘跳一百二十下，總有想摔東西想罵人的衝動。有天傍晚一傢伙滑倒在浴室，醫生診斷說是血壓升高間接使心臟跟腦細胞都受了傷，怕我會有什麼「器質性腦症候群」，去他媽的！

醒竹又在長途電話裡跟我頂嘴，我受不了啦，立刻把我律師叫來，說要變更遺囑，絕不給他姓紀的半分錢遺產！精明的陳律師說：「除非逼他們離婚而且讓事如對他恩斷情絕地死了心，否則，你留給事如的遺產還不等於是他的？」

老天，我怎麼忍心完全刪除事如的受益部分？動產、不動產、田地、股票、黃金、銀行保險箱的鑽石……幾千萬哪！我的媽，我該怎麼鑑別醒竹這窮小子愛的到底是事如還是她即將繼承的遺產？

看我跌過之後每天吵要修改遺囑，陳律師和女兒、漢舟全都堅持要我

去找精神科的醫生老友，請他鑑定我的腦傷有沒有造成病變？以前當然有過幾次因為受刺激太深而暫時精神失常的紀錄，治療痊癒以後，我比誰都正常！

報上說，日本患有癡呆症的老人，目前有四十六萬人住在家，十一萬人住在醫院和養老院，已經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我不信，不信我會得這種病！他們要我去檢查，並不是關心我的健康，只怕我糊塗到一改成「肥水流落他人田」！

看他們惴惴難安，我去就去吧！精神科的白醫師一下考我算術題、一下又問我的生辰年月日……二十個一問一答，我發了幾大火；大概是又緊張又覺得羞辱吧，發現答錯了一題，我竟然當場號啕大哭！

都是醒竹這鬼崽子惹的禍！接到我的最後通牒，親家母陪著她寶貝兒子來勢汹汹地展開了談判。我從醒竹又黑又凹的眼眶看出來，「期待」事如回信的希望落空以後，他的憤怒已經積聚到最大的飽和——戰事一觸即發。

紀家的環境跟我們貧富懸殊，難

怪髻髮斑白的紀老太太穿件土土舊舊的素色旗袍，比我家傭人還要寒酸。大概煩心老伴的病，她的神情十分憔悴。她兒子僥倖高攀到富家千金，居然不知道珍惜，談著談著就把箭頭對準事如：

「媳婦啊，妳自己瞧瞧，結婚一年，醒竹就瘦了七八公斤，再這樣下去，怎麼得了？傳宗接代暫且不談，聽說……妳不肯下廚，每天在姐夫家吃飯，讓醒竹三餐都在外頭打游擊……」

「噯，」我極力壓抑自己的惱怒：「我大女婿這兒僱了廚子燒飯，現成的山珍海味請他免費來吃他不賞臉，這能怪誰？」

「我要吃我太太燒的，我也願意幫她下廚哇！」有他母親壯膽，醒竹可就神氣得如虎添翼啦！其實他是討厭煩煩跟我同桌共餐，只是我懶得說穿罷了！

事如覺得挺委屈：「我身體不好，工作忙又沒空買菜。常加夜班也是希望多賺點錢，早點買下跟姐夫租的房子——要八百萬呢！」

針鋒相對的話趕話，當然越講越

難聽。她護她兒子，我幫我女兒：

「當初雙方都反對這樁婚事，真該堅持到底才對！我想起醒竹對嘉亞提過，他靠賭來發洩苦悶，是因為父親蠻橫，母親近乎溺愛的拉攏他站在聯台陣線的说法，果然不假。看不慣醒竹仗他母親撐腰所展現的詭笑禪笑和他翻一雙大白眼死瞪我瞧的頑石模樣，我氣得直哆嗦：

「當我女婿，要我遺產，就得聽我的！老子要你方你就方，要你圓就圓！」

「那你就找錯人了！」醒竹似笑非笑地蔑視著我：「我是人，不是沒有自尊沒有生命的陶俑，不是做陶用的泥巴，憑什麼隨你控制，我要的是你女兒，不是你這個冥頑不靈的老傢伙跟你的臭錢！」

「醒竹，你不可以這樣對我父親講話！」淚眼婆娑的爭如忽然把心一橫：「我不單是你太太，更是我爸爸的女兒——我認定兩者合為一體。你若硬要分個清楚，想怎麼辦，你說吧！」可憐的爭如，我知道她手術後變得多疑、缺少自信，很沒有安全感——怕紀家嫌她，更怕醒

竹以後會遺棄她。她這樣逼他表明態度，其實是要「求證」醒竹「需要她」的程度，好減輕她的內疚。

偏偏遲鈍，欠成熟的醒竹根本不解女人心，雖然眉梢掛些躊躇（也許心裡捨不得），口氣卻很固執絕情：「人生八苦之一就是『怨憎會』。跟他水火不容，住一起會把我逼瘋掉！他跟我，二者只能選其一，妳要誰？」

「要我父親。」

「恐怕是要他的豐厚遺產吧？」

醒竹單刀直入地戳她。

「醒竹！爭如恨得咬牙切齒。」

「算了，咱們離婚吧！」醒竹把臉埋進伸開的一雙大巴掌中。

「好，就這麼決定！」我們父女異口同聲回道。

眼看談判破裂，令我心痛如絞，索性頭顱擲地站起來，大聲反擊他的要害：「你呀，是眼紅姐夫的大權跟財源滾滾，每天擺對面太刺眼，受不了自己開業生意蕭條的心理壓力，才想避到台北，不必老拿跟我處不來當作藉口自欺欺人！」

「不管怎麼說，你都沒有資格打我兒子！」親家母挽起皮包邊走邊擦眼淚，靠著醒竹扶持，步履蹣跚而去……

「妳兒子就有資格殺我女兒嗎？啊？」

一切爭吵都像嗜血的魔鬼帶著牠的戰利品凱旋歸去。錢，一向是我最具引以為傲的「控制別人」的武器，這下卻栽在醒竹手裡，落個陰溝裡翻船！

醒竹陪他母親回家以後，一個多禮拜都沒消息。爭如無心上班，每天關在房裡以淚洗面，勸她出國旅行散散心，她又不肯。小蠻告訴我：「妹妹好像得了厭食症……每天都吃抗憂鬱丸，真叫人擔心啊！她的心理醫師（不肯找我那位白醫師）說，根據統計，動她這種手術的婦女去看精神科醫師的比率，是一般婦女手術的三倍，治療時間平均要四年半。」

「是生理因素嗎？」

「不是，」小蠻搖頭：「這要看當事人情緒的穩定成熟度和她所受的壓力，有的女人根本沒事兒，妹妹卻變得疲倦、性慾大減……醒竹

年輕正常、精力旺盛，不大能懂妹妹為什麼要避著他。大男孩的熱情就是缺少成熟男子的體貼！」

唉，我又夜夜夢見牆壁龜裂的恐怖鏡頭，嚇醒了睡不著，只好不斷增加安眠藥的劑量。我真想死啊！可是，自殺的話，人壽保險的受益金豈不白白泡湯？為爭如這麼操心，大概月桑死不瞑目，暗在懲罰我吧？連續剖腹生了兩個女兒之後，她就執意結束再也不敢領教生育之苦。弄不清楚，我的外遇究竟是渴望抱個兒子呢？還是禁不住女色的誘惑？總之，月桑一發現我有了小公館和私生子，她就……唉，真他媽的屋漏又逢連夜雨：月桑她弟弟為替她報仇，竟塞了一百萬叫我老婆帶著兒子遠走高飛……當然，月桑的死，也使那女人自責、痛苦、始終無法平靜（她的善良，也是我疼她的原因之一）。

兩頭落空的慘痛經驗，很令我害怕。醒竹會像我背叛月桑一樣地背叛爭如吧？他若對她死心塌地，哪會忍心提要離婚？唉，長夜漫漫真難熬哇……

我們都不知道醒竹已經回了K城並且在荔亞那兒住了一夜。「勸台不動離」，八成是荔亞逼他來跟我道歉，可惡這小子喝了點酒（給自己壯膽？）眼睛紅紅的，從頭到尾一言不發，只讓荔亞啾啾不休的幫他解釋，為他那天的魯莽再三致歉。笑話，我們父女活該被你貓玩老鼠似的任意折磨？

我閉眼輕咳，開始享受「拿騷」的卑鄙樂趣：「君子一言既出，驢馬難追；男子漢說了要離就找證人趕緊辦手續，別他媽的磨種要狗熊，我會更看不起你！」

「余老，」荔亞多次設法給我下台階：「大人不計小人過，再給醒竹最後一次機會，吧？」

我心想，要道歉他自己不會開口？瞧他那股囚首垢面的吊兒啞當，看了真令人作嘔！一臉的笨蛋，他以為他是電影「天倫夢覺」裡的火爆浪子詹姆斯狄恩？這些日子的煩憂使他原本年輕光鮮的臉色，失掉了應有的紅潤——這證明爭如在他心裡的分量還是很重、很獨一無二的。只要他還愛她，我就好辦了！可是

……會不會還是為錢？

我像中了邪似的發出一陣殘酷的冷笑：「敢講大話，就一定要辦。離完婚想要再娶爭如，還可以追呀！」我心底升起一縷可怕的報復的快感：到時候你還得乖乖求我，哼，看誰厲害！

又拖了幾天，我看爭如已經人比黃花瘦，而我卻愛莫能助。陪她從醫院打完點滴回來，我問：「要不要搬回去跟他和解？」她一臉餘悸猶存的痛苦表情：「我……害怕跟他上床。」

「那就跟他先辦離婚，省得他鬼叫鬼叫說要告你不履行同居義務，也順便考驗他對你的感情。第一……你趁年輕不愁找不到合適的……」

她揚耳皺眉沒有勇氣再聽下去。我想起無意間看到她擺桌上的「讀書筆記」有這麼一句：「一個暴虐的父親將造成他女兒將結婚當作奴隸生活的觀念。」我不怪她，我承認暴虐是我的性格缺陷——不這樣，我哪能白手起家掙得萬貫家財？我一隻腳已經踩進棺材，不必在乎女兒對我的不滿；我最擔心的還是醒

竹也跟我犯了同一類型的毛病：

「乖女兒，我們堅持要他在離婚或留在K城之間做一個選擇，也許他會妥協呢？他是優秀的設計師，主觀和支配慾都比一般人強。妳這次要是贏不了他，沒辦法使他就範，以後他可就能吃定妳一輩子！」

「我不要離婚……萬一他在台北真有了女人，我……我會受不了……」她又嚶嚶地哭了起來。

「他要搞女人，妳不跟他離他也會搞呀！妳寧願跟他苦了十年二十年等他想娶了再甩掉妳嗎？」說到這兒，我想起白醫師說，我不信任醒竹，多少帶點「反射作用」——怕醒竹像我一樣荒唐、男性沙文！怕爭如飽嚼月桑遭我欺壓的類似痛苦。怕……很多事，我知道不對，偏就無法控制，甚至「將」自己的軍，這也許就是人生最大的無奈吧？我的囉嗦使你厭煩了嗎？對不起，我要努力節制些……

找到兩個證人，備妥離婚證書之後，我就撥個電話把醒竹叫來，要他蓋章。

「爸爸，您真要女兒……能不能